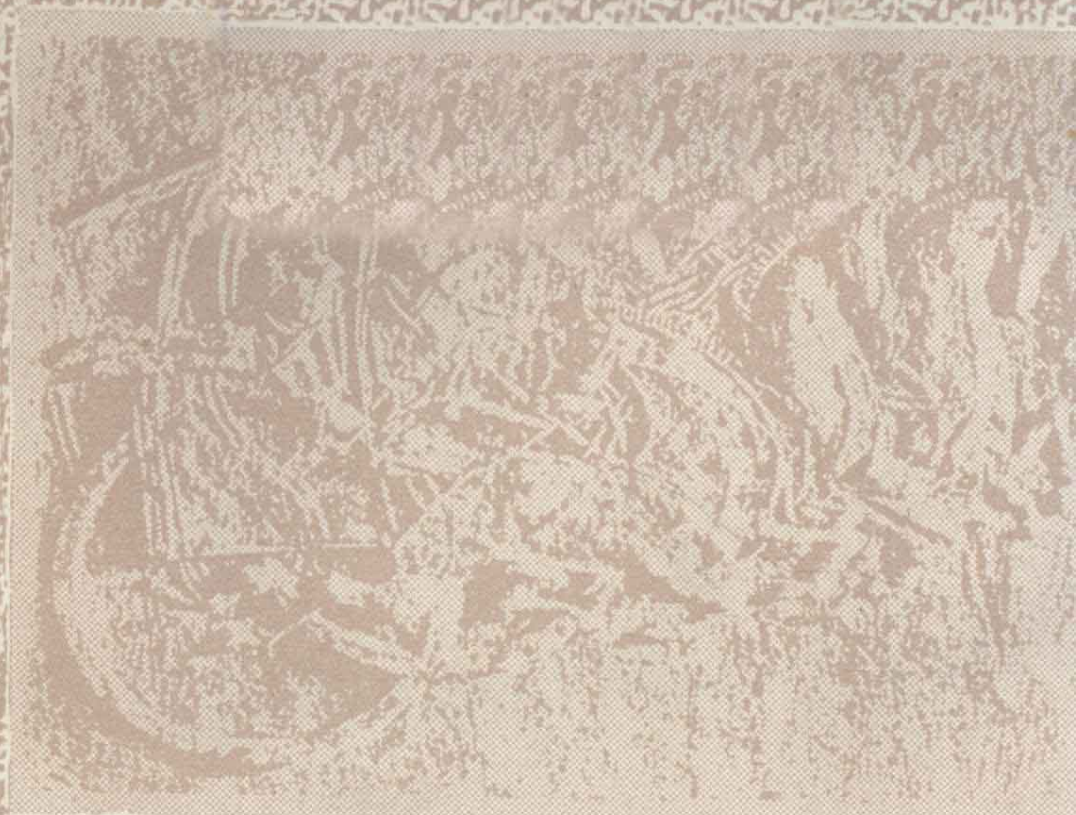


定本莊子故

〔清〕馬其昶撰

馬茂元編次

# 定本莊子故



馬通伯先生遺著 馬茂元編次

定本莊子故

黃山書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为风光摄影爱好者量身定做的旅游摄影手册，它从器材配备开始，对风光摄影的相关知识和实拍技巧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。并以 100 个拍摄实例分别从视觉冲击力的打造、用光、色彩、主题、名胜风景区、旅游风光摄影等对风光摄影的技巧逐一展开进行详解。其中主题部分专门针对了我们常遇见的各种环境、天气、季节作了非常全面的讲解，另外将国内有名的摄影采风景点以图文结合的形式，从构思到具体拍摄技法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叙述，让读者可以在旅行中随心所欲、轻松简单地拍摄出靓丽风景照片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Easy Do! 风光摄影秘技100例 / 王美木编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电力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123-2079-6

I. ①E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风光摄影 - 摄影技术 IV. ①J4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1 ) 第177965号

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100005 <http://www.cepp.sgcc.com.cn>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2011年10月第一版 201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17.25印张 573千字

印数 0001—5000册 定价 69.00元

### 敬告读者

本书封面贴有防伪标签，加热后中心图案消失  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

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

## 出版說明

莊子故共八卷。此書由陳光淞于一九〇一年初刊于浙中，世稱遺經樓校本。書成之後，馬通伯先生於講授莊子之餘，時有增損改正，又掇錄諸書，輯莊子佚文附於後。由門人李國松刊入集虛草堂叢書。此書再版問世後，深爲學術界所推崇，國立中央大學名教授胡遠濬於一九一七年所著的莊子詮故凡例稱：「莊子故」訓詁精詳，畫章明確，又時於古今通人述莊之微言大義附注，尤徵宏識；其博採各註，自具鑪錘，意非深於文者莫能也。」

一九二七年，通伯先生患風疾，由北京返里，又取是書，以極大毅力，取北宋本、南宋本之莊子，校對一過，並採近人楊文會、章炳麟、馬叙倫等十餘家之說，融以己見，錄於書眉，歷二年而後成。通伯先生臨終時，諄諄囑咐：以後出版，務必以此爲定本。

今馬通伯孫馬茂元教授遵囑，將此整理成書，由我社出版，以饗讀者。

黃山書社

一九八七年三月

## 莊子故序目

莊子之書，自前世皆列道家，道家祖老子、孔子。當周衰，以聖德不得位，序詩、書、禮、樂爲儒宗。老子生并孔子，孔子所嚴事。當是時，其道未大顯。至戰國，孟子尊孔攘楊、墨至力矣，無一言及老子。吾意老子遯世無悶，隱君子也。其清虛淡泊，不大異孔子道；不然，孟子排異端，必不釋老子不置論者。世益陵夷，狙詐爭戰之風日熾。賢者自放不得志，痛當時諸侯王無慮皆爲民害，而世儒又貌襲多僞，乃發憤取老氏之說，務推本言之，以救其失，則莊周之徒興焉。其詞洸洋放恣以適己，其意則重可悲矣。秦得天下，益尚詐力，燒詩、書，民萌凋瘵，天下滋欲休息，慕黃、老之無爲，質文異尚，時各宜也。上自文、景之君，蕭、曹之相國，儒者司馬氏父子、賈誼之論大道，皆右黃、老。黃老之學於是爲極盛。而諸儒老師，區區守詩書燬棄之餘，蒐殘討遺，用力至勤苦。六經始萌芽嚮明，黃、老專道之稱者千餘年，浮屠氏乃益乘閒入中國。正始以來，士大夫尚清談、崇高致，人人言老莊，卒放

棄禮法，天下大亂。老、莊氏之教，外形骸、生死，寧靜自勝，王衍何晏之倫，溺心勢物，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，而老莊不幸蒙其名。是故其學盛於漢而極衰於魏、晉。道不軌於中庸，循其末之弊，固將無所不極。然苟得其本志之所存，其爲禍豈至是哉？初浮屠之入中國也，詞至猥淺，老、莊既爲世詬病，高明邁俗之士，知名物訓故之學，未足彌道之量，乃竊其說而埶益之於浮屠。宏闡而精研，至不可究詰。烏虜！道家微而釋氏興，雖以程朱大儒，昌詞排之，不能驟絕其流；豈擴清之功不可冀與？抑士之僚侘失志者多樂其說以自廣與？不然，則其道果有可自立者存也。莊子書，詞尤高，好文者尚之。前後爲注者百數十家，獨郭象注最顯，陸氏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詁。自象注及諸家益各用己意爲說，本旨荒矣。余讀其書，爲褻取羣解，略發指趣，要以通其辭爲歸。嗟乎！莊生之言曰：「有機械者，必有機事；有機事者，必有機心。」又曰：「大亂之本，必生於堯舜之間。其末存乎千世之後，千世之後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。」悲夫！余讀其言，未嘗不慨焉流涕也。

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桐城馬其昶撰。

卷一 內篇

逍遙遊第一（一）

齊物論第二（八）

養生主第三（三）

卷二 内篇

人間世第四(二五)

德充符第五(三)

大宗師第六(四三)

應帝王第七(五)

卷三 外篇

駢拇第八(六一)

馬蹄第九(六一)

胠篋第十(六一)

在宥第十一(七一)

天地第十二(八〇)

卷四 外篇

天道第十三(九一)

天運第十四(九六)

刻意第十五(一〇七)

繕性第十六(一〇九)

秋水第十七(一一)

至樂第十八(一一九)

卷五 外篇

達生第十九(一二五)

山木第二十(一三三)

田子方第二十一(一四二)

知北遊第二十二(一四八)

卷六 雜篇

庚桑楚第二十三(一五七)

徐無鬼第二十四(一六七)

則陽第二十五(一八〇)

卷七 雜篇

外物第二十六(一九二)

寓言第二十七(一九六)

列禦寇第二十八(二〇三)

天下第二十九(二〇九)

# 卷八 雜篇

讓王(三三)

盜跖(三六)

說劍(三五)

漁父(三七)

逸篇(二四)

釋文稱內篇衆家並同，自餘或有外無雜。余謂外、雜二篇，皆以闡內七篇之義。其分篇次第，果出自莊生以否，殆不可考。其間皆不無孱益。以其傳久，故一仍之。其讓王以下四篇，舊次列禦寇前，然自蘇子瞻輩，皆斷其僞。今觀之猶信。太史公稱其「作漁父、盜跖、胠篋，以詆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」。世所號儒者，皆託爲孔子之徒，今胠篋所言不及孔子，第紕儒信老，是其義矣。若盜跖，真詆訛孔子，是殆擬爲之者讀史公語未審耳；且又烏覩所謂老子之術者哉？非史公所見之舊，其爲贗決也。因從宣穎南華經解例，退其篇目附於後。又姚姬傳先生謂：「漢志，莊子五十二篇。郭象存其三十三篇。然今本經象所刪，猶有雜入可決其非莊生所爲者；則其十九篇，恐亦有真莊生書，而爲象去之矣。」昔王伯厚輯莊子逸文，今更益采掇錄而存之，亦猶姚先生之志也。

其昶又記。



# 定本莊子故卷一

桐城馬其昶通伯述

孫茂元編次

## 內篇

黃庭堅曰：內書七篇，法度甚嚴。二十六篇，解剥斯文耳。

## 逍遙遊第一

支遁曰：逍遙者，明至人之心也。○郭嵩燾曰：天下篇，莊子自言其道術「充實不可以已，上與造物者遊」，首篇曰「逍遙遊者，用其無端崖之詞，以自喻也。」○方潛曰：狀大體、大用也。無己，故無體；無功、無名，故無用；是爲大體、大用也。後六篇皆闡此旨。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鯢。陸德明曰：北冥，北海也。嵇康云：「取其溟漠無涯。」崔譔曰：「鯢，當爲鯨。」○許慎淮南注：鯨，魚之王也。鯢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崔譔曰：鵬，古「鳳」字。○郭象曰：

鵬、鯤之實，吾所未詳也。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。放無爲而自得。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，而遺其所寄。不足事事曲與生說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司馬彪曰：若雲垂天旁。是鳥也，海

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司馬彪曰：運，轉也。○林希逸曰：海動必有大風，今諺有「六月海動」之語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簡文曰：齊諧，書也。諧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。搏徒端反。扶

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奚侗曰：搏，借作「轉」。○司馬彪曰：「上行風，謂之扶搖。」爾雅：「扶搖謂之飈。」去以六月息者

也。陸長庚曰：息，氣也。○宣穎曰：大塊噫氣爲風，六月氣盛，故多風。○方潛曰：述諧未竟，「野馬」以下，推論其義。野

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郭象曰：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。野馬者，遊氣也。○朱熹曰：息是鼻息之

息，九萬里風亦是此息推去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昶案：御覽引作「以其遠而無所

至極也。」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其昶案：人視下亦無窮。歸有光曰：「野馬六句，言積氣之厚。」○李哲明曰：則，

猶而也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於交切。堂之上，崔謨曰：堂道謂

之坳。支遁曰：謂有坳埳形。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，則膠：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

大翼也無力，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，姚永樸曰：「而後乃今」即「乃今而後」之倒文。○

王念孫曰：培之爲言，馮也。馮，乘也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於葛反者。○奚侗曰：說文「天，屈也。」○李頤曰：「闕，

塞也。」而後乃今將圖南。王闔運曰：上負天而下乘氣，自然運行。○其昶案：此言乘氣以游天地間者，必待厚積乃可

遠舉。○蜩音條。與學釋文：「學」或作「鸞」。鳩笑之曰：洪頤煊曰：文選注引司馬彪云：「鸞鳩，小鳥。」我決而起，

飛槍七良反。「槍」，宋本作「搶」。榆枋，音方。○支遁曰：槍，突也。○奚侗曰：說文槍，距互訓。則槍亦訓止。○李頤曰：決，疾貌。時則不至而控苦貢反。於地而已矣。司馬彪曰：控，投也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」方潛曰：蝸鳩四句，再述諧言，而下復論之。適莽蒼者三滄七丹反。而反，司馬彪曰：莽蒼，近郊之色也。腹猶果然。陸德明曰：果然，飽貌。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？其昶案：之，是也。斥鴳，鳩。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其隕反。不知晦朔，王引之曰：淮南作「朝秀」，高注：「朝生暮死之蟲。」朝菌、朝秀，語之轉耳。廣雅作「朝蠹」。螻蛄音姑。不知春秋，司馬彪曰：螻蛄，寒蟬也。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本或作「榧」。靈者，李頤曰：冥靈，木名也。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姚永概曰：衆人之言壽者，皆以彭祖爲比方，適可悲耳。湯之問棘也是已，李頤曰：棘，湯時賢人。○其昶按：張湛列子注云：「夏革字棘，爲湯大夫。」窮髮之北，司馬彪曰：窮髮，北極之下無毛之地。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。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。司馬彪曰：風曲上行若羊角。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於諫反。笑之曰：司馬彪曰：斥，小澤也。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；而彼且奚適也？此小大之辯也。其昶案：湯問棘，詳列子湯問篇。凡冥靈、大椿及鯤、鵬云云，乃是總括其說，略同於諧而再見者。以湯、棘皆古賢聖，言足取信。

《寓言篇》所謂「重言」者，此其例也。述諧，意在積厚；述湯問，意在小大之辯。故夫知效一官、行比一鄉、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，吳汝綸曰：比，猶庇也。○郭慶藩曰：而，讀爲能。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梁玉繩曰：宋榮子即宋鉞。荀子言宋子見侮不辱，韓子言宋榮子義設不闕。與天下篇言鉞諸語正同。○其昶案：猶與「適」同，漢書「適爾而笑」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音朔。然也。其昶案：世，謂上一鄉「一國」。司馬彪曰：「數數，猶汲汲也。」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劉辰翁曰：未樹，猶有所倚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音零。善也，李頤曰：列子，鄭穆公時人，名御寇。得風仙，乘風而行。○郝懿行曰：泠，同「令」，爾雅：「令，善也。」旬有五日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其昶案：致福，謂上辨榮辱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劉辰翁曰：泠然者，在人世是非之外矣；然以形御風，則猶未離乎氣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司馬彪曰：六氣：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也。○陸德明曰：辯，和也。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其昶案：以上論學者必具超世之識，邁俗之行，乃能浩然直養，而塞乎天地。○方潛曰：大魚、大鳥，寫大體也。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燭音爵。火不息，向秀曰：人所然火也。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高駿烈曰：立，猶見也。而我猶尸之，成玄英曰：尸，主也。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；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？鷦子遙反。鷦音遼。巢於深林，不過一

枝；郭璞曰：鷓鴣，桃雀。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陸德明曰：說文：「鷓鴣，一曰偃鼠。」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爲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其昶案：邵子謂：「此君子思不出其位，素位而行之意也。」劉大櫟曰：「證聖人無名。」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陸德明曰：接輿，楚人，姓陸名通。大而無當，吳汝綸曰：淮南高

注：「當，猶實也」。往而不反，吾驚怖普布反。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方以智曰：逕庭，猶

霄壤。言逕路之與中庭，偏正懸絕。不近人情焉。」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有神

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淖昌約反。約若處子，李頤曰：淖約，柔弱貌。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、

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」吾以是狂九況反。而不信也。」章炳

麟曰：狂，借爲「誑」，「吾以是誑」者，吾以是爲誑也。古言「以爲」，多省「爲」字。連叔曰：「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

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，豈惟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

其昶案：時，猶夫也。見經傳釋詞。「猶夫汝者」，言知有聾盲，即汝之謂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以

爲一。司馬彪曰：旁礴，猶混同也。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？簡文曰：弊弊，經營貌。○姚鼐曰：旁礴

萬物以爲一，所謂合萬物爲己者。亂，治也。世自化之，蘄乎治耳，彼非有意以天下爲事而治也。釋文亦以「世」字連

讀。之人也，物莫之傷。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奚侗曰：廣雅：「稽，合也。」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

熱。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爲事？褚伯秀曰：神人之德，與天同運，推其緒餘，

猶足成唐虞之治；而其真，則非世人所知也。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李頤曰：資，貨也。章甫，殷冠也。○李楨曰：諸，猶於也。春秋經：「於越入吳。」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其袒案。御覽引隋圖經曰：「平山在平陽，一名壺口山，今姑射山。」宥烏了反。然喪其天下焉。」奚侗曰：宥，借作「杳」。○郭象曰：天下雖宗堯，而堯未嘗有天下也。故宥然喪之，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。四子者，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。○劉大櫚曰：證「神人無功。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司馬彪曰：惠子名施，爲梁相。「魏王貽我大瓠音護之種，司馬彪曰：魏王，梁惠王也。」

我樹之成，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嚴復曰：堅不能自舉，言其萎軟。○朱亦棟曰：物必先

具可舉之質，而後人得以舉之。若瓠之潰敗不可收拾，是非人之不能舉，乃其堅之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爲瓢，則瓠

落無所容。簡文曰：瓠落，猶廓落。非不呬許僑反。然大也，俞樾曰：「呬」，文選注引作「枵」，爾雅：「元枵，虛

也。」虛則有大義。吾爲其無用而掇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

者，李楨曰：龜，徐音舉倫反。蓋以「龜」爲「皸」之假借。衆經音義：「皸，居雲、去雲二反。」通俗文：「手足坼裂曰皸，經文

或作龜、坼」，下引此爲證，是玄應以「龜」、「皸」音義互通。世世以泝扶經反。泝普歷反。統音曠。爲事。盧

文昭曰：泝、泝雙聲字。是擊絮之聲。○陸德明曰：小爾雅「絮細者謂之統」。○郭象曰：「其藥能令手不龜坼，故常漂絮於水

中也。」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「我世世爲泝泝統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

金，請與之。」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。裂地而

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澌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其昶案：「慮同鑪。」詩箋：「尚可磨鑪而平。」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。向秀曰：蓬者，短不暢，曲士之謂。○劉大槐曰：證「至人無己。」此言用大，下言以無用爲用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，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力之反。

狌音生。乎？其昶案：正字通：「狸，野貓。善竊雞鴨。」爾雅注：「鼬，啖鼠，江東呼爲鼬。」狸同「狸」，「狌」同「鼬」，秋

水篇「捕鼠不如狸狌。」卑身而伏，以候敖音邀者。顧炎武曰：者，古音渚。○司馬彪曰：伺邀翔之物而食之，雞鼠之

屬也。○吳汝綸曰：猶晉宋人謂雉媒爲游。東西跳梁，王闔運曰：跳梁，跳浪也。不辟音避。高下。中於機辟，司馬

彪曰：辟，罔也。○王念孫曰：辟，與「繫」同。爾雅「繫謂之置」。死於罔罟。今夫繫呂之反。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

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？顧炎

武曰：野，古音墅。○簡文曰：莫，大也。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卧其下。顧炎武曰：下，古音戶。不夭斤

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屈大均曰：莊生之學，貴乎自得。鯤鵬之化，皆以喻心。無何有之

鄉，廣莫之野，心之寓焉者也。彷徨逍遙，適其適之至也。化其心爲鯤鵬，化其身爲大樗，夫既已無己矣，而又何功與名乎

哉？○其昶案：以上言甄陶區宇，又必具堯舜不與之襟抱，乃能用世而不爲世用。方潛曰：「大瓠、大樹，寫大用也。」

## 齊物論第二

王應麟曰：是非毀譽，一付於物，而我無與焉，則物論齊矣。○歸有光曰：欲齊天下之物，當觀諸未始有物之先。○方潛曰：即體即用，而妙無用之用也。真者，體也。明者，用也。不用而寓諸庸，物論不齊而自齊矣。○其昶案：齊之爲言平也。休乎天鈞，則齊矣。

南郭子綦音其。隱机音紀。而坐，司馬彪曰：居南郭，因以爲號。仰天而噓，荅焉似喪其耦。同

馬彪曰：耦，身也。身與神爲耦。○其昶案：喪耦，忘形骸也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俞樾曰：廣韻：「顏成，複姓。」

○李頤曰：子綦弟子，名偃，字子游。曰：「何居乎！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机者，非昔之隱机者也！」其昶案：言與曩日異。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而問之也！今者吾喪我。」

姚鼎曰：一除我見，則物無不齊。○其昶案：喪我，忘意識也。女知之乎？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，女聞地籟

而未聞天籟乎？」郭象曰：籟，簫也。子游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其昶案：方，道也。子綦曰：「夫大塊噫乙戒

反。氣，其名爲風。王敵曰：大塊，地也。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呿，胡刀反。○歸有光曰：風一也，聲隨

竅異。言出於心亦然，道一而已。而獨不聞之蓼蓼。良救反。乎？舊注：「而」與「爾」同。○陸德明曰：蓼，長風聲



也。山林之畏於鬼反。佳，醉癸反。○李頤曰：畏佳，山阜貌。○高駿烈曰：即玉篇之「嶷」。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杵，子兮反。○吳汝綸曰：杵，讀爲軒。軒，軹也。周禮輪人注：「小穿也。」似圈，音權。○陸德明曰：杯圈也。似白，似注於花反。者，似污者；王念孫曰：說文：「注，深池也。」「污」與「窾」通。鑿地爲尊，謂之污尊。○郭象曰：此略舉衆竅之所似。激者，謫音孝。者，司馬彪曰：若謹謫聲。叱昌實反。者，吸者，叫古弔反。者，謫者，突於堯反。者，咬於交反。者，王啟曰：「謫」通「號」，叫，號，其聲壯；突，咬，其聲幽。○方東樹曰：突同「突」。玉篇：「戶樞聲」。○郭象曰：此略舉衆竅之聲殊。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。李頤曰：于，喁，聲之相和也。冷風則小和，胡卧反。○李頤曰：冷風，小風也。飄風則大和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向秀曰：厲風，烈風。濟，止也。○顧炎武曰：厲，即「烈」字。而獨不見之調調、刁刁乎？向秀曰：調調、刁刁，皆動搖貌。子游曰：「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，敢問天籟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」吳汝綸曰：己，音紀，自從也。己，己萬竅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耶？其昶案：萬竅怒鳴，非有怒之者；任其自然，即天籟也。天籟在地籟、人籟之中，喻真君在百骸九竅之中。

大知閑閑，小知間間；王啟曰：間間，乘隙也。○王雱曰：「大知」「小知」以下，皆有形之累也。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王啟曰：炎炎，凌轢貌。詹詹，細碎也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，與接爲構，日以心鬪。縵者，窘古孝反。者，簡文曰：縵，寬心也。窘，深心也。密者。小恐惴惴，之瑞反。大恐縵縵。其發若機括，陸德明曰：機，弩牙。括，箭括。其司是非之謂也；王闔運曰：司，察也。其留如詛盟，其守